

顧苓

50.2.28生

上海市人

銘傳商專企管科畢業

經歷／

中華航空公司空服員

現職／

中華航空公司舊金山地

勤人員

玉葫蘆

舞台劇劇本佳作 顧苓

(劇情摘要)

相傳武則天留在世上有兩片玉葫蘆瓢，如果兩片合在一起，有治百病、起死回生、甚至長生不老的功效。

明朝兵部侍郎程淵曾始亂終棄殺害一風塵女子翠雲，並奪取她身上一片玉葫蘆瓢。二十年後程八拜之交戈伯濤遭奸臣陷害滿門抄斬，一家八十多口只留下一雙兒女，女兒戈慶珠乃程之子康威指腹為婚未過門的妻子，但自遭家變雙目失明，雖為程淵接至家中，但程久久不肯完婚，並以另一片玉葫蘆瓢為陪嫁條件。戈伯濤二子戈肅是曾在沙場上屢建奇功的大將軍，皇帝不忍殺害，只發配充軍，臨行前皇帝特賜一片玉葫蘆瓢。充軍途中經過程府探望七妹慶珠，並把自己身上一片玉葫蘆瓢交給慶珠，但這些事都為程府做客外甥單啟平竊知，啟平殺害了程淵慶珠二人，但只奪得程淵身上那一片逃得無踪。

清末，革命黨屢攻漢口不下，只因袁世凱手下猛將端方是武漢總督，他的朝珠上就掛著一片玉葫蘆瓢，那時從北方來了一位唱「大鼓」的風塵女子王秀娟，夜晚則是盜富濟貧的女飛賊「一葉飄」，她身上也有一片玉葫蘆瓢，但她更想要端方身上那一片。革命黨欲除端方，但無法近他身，恰巧端方是大鼓迷，秀娟仗義拔刀相助殺死端方，時逢革命黨攻下漢口，才知道真的端方已逃至北京，當然，王秀娟奪到的那一片也是假的。

民國三十九年秀娟隨政府遷到台灣，把自己的玉葫蘆瓢傳給了兒子伍大信與義子王學文，他倆合開了一承化古董店，

並在四十年當中從未間斷尋另一片玉葫蘆瓢，正好有一女子王婕從大陸偷渡來台，並帶來一片玉葫蘆瓢，欲以十萬台幣賣於大信，兩老人得到此玉信以為真，欣喜若狂，這時有一日本商人松田一龜欲買承化古董店，除了一千萬台幣外加一片玉葫蘆瓢，大信只當一龜帶來的是假的，故意摔碎，事後才知王婕賣給他的那片才是假的，後悔莫及，大信之子志超又愛上了王婕，本來大信不允，後知王婕的爺爺是王秀娟之弟，何況賣假貨之事，王婕本身並不知情，才欣然答應婚事。新婚之夜一家人拆禮物，赫然發現有一禮盒內有一對玉葫蘆瓢，真是應驗了濟公活佛說的一句話：「世事如同棋一局，誰能道出真與假？」

自古到今，幾乎人人擺不脫一個「貪」字，只為了傳說的虛言，至親好友反目成仇，甚至傷害性命，這種事情、古今中外比比皆是，願以此劇警惕世人，慎防世間人心險惡，並本分守己，切勿掠奪本不是自己該有的事物。

人物介紹

這是由三個時代串成的一個故事，人物的輪迴，玉葫蘆瓢失而復現，所以作者建議這三幕戲中，有幾個男女角色可以用同一演員，有三種不同的時代，三種不同的遭遇，三種不同的個性，對演員來說也是一種考驗與挑戰。

譬如：

第一幕單啟平，第二幕端方，第三幕伍志超可由同一演員擔任。

第一幕戈慶珠，第二幕王秀娟，第三幕王婕可由同一女演員擔任。

第一幕若愚和尚，第二幕酒肉和尚，第三幕慈悲假和尚都可由同一男演員飾演。

第一幕人物

戈 肅：男，三十二歲，性情中人，為人正直，是位好官。

程 淵：男，五十三歲，朝廷兵部侍郎，陰險。

戈慶珠：女，十九歲，戈肅七妹，雙目失明。

單啟平：男，二十二歲，陰沉好色。

福 順：男，四十歲，程府管家，狡滑。

秋 菊：女，十六歲，程府丫環。

若愚和尚：五十七歲，德高老僧。

衙役二人，僕人二人。

第二幕人物

陳 才：男，四十歲，投宿的珠寶商人。

小桃紅：女，二十五歲，是陳才招來的妓女。

曲老實：男，四十歲，「喜來居」客棧的老板。

曲妻：女，三十一歲，處世機伶謹慎。

廖世歡：男，三十六歲，客棧房客。

鐵一錚：男，三十一歲，滿清派至革命黨內的奸細。

王秀娟：女，二十歲，唱大鼓的風塵女子，又是外號叫「一葉飄」的女飛賊。

藍衣仁：男，二十八歲，革命黨，也是王秀娟師兄。

朱劍青：男，二十五歲，革命黨員。

酒肉和尚：三十六歲，戲笑人間，也是濟公活佛。

端方：男，四十九歲，武漢總督。

丁永豪：男，三十五歲，端方副官。

賴有成：男，二十三歲，革命黨員。

差官四人，男房客四人。

第三幕人物

伍大信：（爺爺）七十三歲，承化古董店老板。

伍雯雯：女，十二歲，大信孫女。

伍斑斑：男，十歲，大信孫子。

王學文：男，七十歲，大信乾弟弟。

伍志超：男，三十五歲，大信之子。

王婕：女，三十歲，口才厲害，從大陸偷渡來台。

慈慧和尚：三十歲，假冒密宗和尚。

松田一龜：男，六十五歲，日本奸商。

小林郎：男，三十五歲，一龜隨從。

日本隨從兩人。

玉葫蘆

未啟幕前的大幕外有一搖椅，伍爺爺正睡得熟，斑斑雯雯躡手躡足走到爺爺面前，用雞毛毯子弄爺爺下巴，爺爺醒。

爺爺：啊！小鬼搗蛋！

斑斑雯雯：哈哈！嘻嘻！

爺爺：反了，反了，時代變了，連在家睡個午覺的自由也沒有了。

斑斑：爺爺，我們要聽故事……

爺爺：故事？沒有了，三個、水滸、西遊記、七俠五義不全說完了嗎？

雯雯：不來了，爺爺騙人，上次爺爺就說要講「玉葫蘆」的故事給我們聽……（邊說邊搖那搖椅）

爺爺：好好好！頭都叫搖昏了怎麼講？

雯雯：爺爺不講我就不停……

爺爺：好好好！別再搖啦！算我怕了妳啦！上面說到哪兒啦？

斑斑：那裡也沒有，爺爺根本沒說！

爺爺：好！我講……（乾咳幾聲）中國唯一的女皇武則天你們總知道吧？她的小名叫媚娘，唐朝有個規定，就是皇帝駕

崩，除了皇后，他的嬪妃一律削髮為尼，媚娘出家後，在尼姑庵的香爐裡檢到了一個玉葫蘆，後來媚娘就把這玉葫蘆給了她母親榮國夫人，那個時候榮國夫人也有五十多歲了，你們說怪吧？自從她把這玉葫蘆掛在脖子上以後，她就一天一天的年輕起來，看上去就像二十幾歲的人，這時媚娘同她的姐姐一齊被太宗招進宮去了……

雯雯：咦？媚娘不是太宗的繼母嗎？他怎麼可以接進宮？

爺爺：你要打岔妳就說吧，爺爺不說了！

斑斑：喂！妳是怎麼嘛？總是在節骨眼上來攪局。

雯雯：好嘛！我不問就是。

爺爺：因為姐妹倆在宮裡爭寵，玉葫蘆既然有這許多的妙處，媚娘就想把它要回去，榮國夫人為了公平起見，就請玉匠把它切成兩個玉葫蘆瓢，姐妹各拿一片，後來經過專家鑑定，這兩片葫蘆瓢中間有個暗扣，兩葫蘆瓢可以扣在一起，非但能治百病，還有長生不老起死回生之效（稍頓）但自從她們姐妹各拿了一片，這兩片就從沒有合到一起過，一直到了明朝……（暗燈，三人下，搖椅撤，大幕啟）

第一幕第一場

人物：戈肅，程淵，戈慶珠，單啟平，福順，秋菊，若愚和尚，衙役甲乙，僕人甲乙。

景：兵部侍郎程淵府中的客廳。

△幕啟，帶著刑枷的戈肅正與兩個衙役談著話……

戈肅：兩位差官旅途勞頓，請稍候片刻，待我見著了舍妹，我們即刻就走……

役甲：戈大人說那兒的話，這離南海少說還有十天的路，耽擱兩天也沒關係。

戈肅：話雖不錯，一路上兩位已經給在下太多的方便，我再不能替二位添麻煩。

役乙：戈大人千萬不要這樣說，您曾是愛護軍民的好官，屬下今天能儘一份力量，少讓戈大人路上受苦……

役甲：正是，戈大人這次含冤充軍，軍中都不服，這……

役乙：這一路上百姓的熱烈款待，正是平日戈大人受民愛戴所至。

戈肅：大家的好意戈某都會永銘在心……

程淵：(OS)賢姪，賢姪(程淵與一隨從福順上)賢姪來了嗎？

役甲乙：(抱拳施禮)程大人！

戈肅：程叔！(正要下跪，程淵扶起)

程淵：(轉身對西衙役)你們可知這裡的所在？

役甲：是程大人府上……

程淵：你們可知道我與戈大人的關係？

役乙：聽說戈大人的父親同程大人有八拜之交。

程淵：那你們為什麼不把戈大人刑枷拿下來？

衙役：這……

程淵：你們根本就視我程某人！

衙役：程大人……

戈肅：萬萬使不得，程叔，快不要為難他們……

程淵：賢姪，沒關係，一切自有程叔擔待！

戈肅：程叔，小姪也不想太打擾府上，只要見了七妹就上路，七妹在嗎？

程淵：賢姪何必急在一時？我已經差人去喚慶珠了，程叔是非要留你住兩天不可。

戈肅：恐怕會連累了程叔。

程淵：你這麼想就太見外了(對衙役)這樣吧！你們倆先在大廳看茶，也歇息片刻，我們叔姪尚要聊一會兒(對隨從)

福順！

福順：(立刻會意)是！

兩衙役：多謝程大人(三人下)

戈肅：程叔！您要的玉……

程淵：(阻止他再說下去)難道賢姪已經得到手了？

戈肅：正是，也希望程叔實現當年的承諾……

程淵：理當如此，別說賢姪已得到那塊美玉，就算賢姪不開口，程叔也要遵守當年指腹為婚的約定，把慶珠娶過門來。

戈肅：既然如此，小姪也不再說什麼，想來程叔必能好好照顧七妹了。

程淵：咦？（光火）你說這話什麼意思？憑我們兩家的關係我會不照顧慶珠嗎？你以為康威所以娶慶珠只是為了那小小的玉葫蘆瓢嗎？

戈肅：小姪不敢這麼想！

程淵：（稍頓）唉！其實也難怪你這麼想，程叔當時所以要賢姪拿到那塊玉……只是……噢！這葫蘆瓢本應是一對，兩個疊合一起掛在身上，有能治百病的功效，小犬康威一直有心口疼的毛病，慶珠自從上次家變……她的眼疾不也一樣能治好嗎？

戈肅：是的，程叔的美意，小姪非常領情，但是婚約在先，取得美玉為嫁妝條件在後，似乎有欠公允……

程淵：（拍案吼叫）你這說的什麼話？你倒教訓起我來了。

戈肅：小姪不敢！

程淵：不敢？我看你敢得很，大概你父親的受害，你也認為是我所為嘍？

戈肅：小姪怎麼會這麼想呢？

啟平：（OS）舅舅，舅舅在嗎？（上）舅舅，我剛才在外面聽到您的聲音，咦？這不是戈兄嗎？怎麼這般狼狽？

戈肅：為兄已被發配充軍……

啟平：唔！府上受奸臣所陷害，小弟也有耳聞，朝廷大臣都為府上忿忿不平，衆臣正要連署奏本皇帝，對戈兄能特別開

恩……

戈肅：已經來不及了，家父母都已命喪刀下，戈家已遭滿門抄斬，為兄因沙場上屢建大功，皇帝赦免一死，但必須充軍贖罪……

程淵：唉！我也極力的上本請皇帝撤去聖旨，但為時已晚……

啟平：難道除了戈兄府上就沒有一個活口嗎？

戈肅：多虧程叔救下我的七妹……

啟平：噢！莫非就是我表哥尚未進門的妻子？

程淵：不錯，舅舅奏本聖上，說慶珠是小犬未過門的妻子，才保下一命。

戈肅：這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衆人沈默片刻，突然外面傳來慶珠悲悽的叫聲）

慶珠：（OS）二哥，二哥……（失明的慶珠由一丫環秋菊攙扶上）二哥你在那裡？（啟平本要上前見禮，程淵阻攔，並

將他拉出門外，福順隨下）

戈肅：七妹，七妹……（丫環把慶珠帶至戈肅面前並識趣而下）

慶珠：（手觸到戈肅胸前的枷）呀！二哥，你怎麼……（又去摸戈肅的臉，不禁悲從中來）二哥，嗚……

戈肅：二哥戴著是刑枷（稍頓）七妹，別難過了，來！讓二哥看看！唔？這麼久了，眼睛還看不到？

慶珠：唔！我遵照二哥的吩咐每日用清水沖洗，但仍是看不到。

戈肅：這次沒關係了，二哥帶來了一塊玉葫蘆瓢，程叔那也有一塊，兩塊放在一起，就能治好七妹的失明了……

慶珠：二哥……嗚……二哥，你可知道小妹雙眼失明前最後看到的是什麼嗎？

戈肅：什……

慶珠：我最後看到的是爹娘慘死在十幾把鋼刀之下……嗚……

戈肅：七妹，不要再說了……（不禁淚下）

慶珠：如今全家就剩下我們倆人，我也不願獨自偷生，我更不想再能重見天日……

戈肅：七妹不可以這麼說，為兄現已充軍，戈家還要靠妳……

慶珠：靠我什麼？我一個女流……

戈肅：為兄即刻就要走，七妹先聽我說，我要妳以後做個好程家媳婦，孝敬公婆，相夫教子……

役甲：（OS）程大人的款待，屬下等感激不盡。

役乙：（OS）屬下等現在就想領戈大人上路……

程淵：（OS）咳？兩位也不急一時，既來之且安之……

慶珠：二哥……

戈肅：七妹，妳不要多言，妳先摸到我內衣裡（慶珠照做）妳可摸到一個布袋？（慶珠點頭）拿出來，打開！七妹，這

裡面是一片玉葫蘆瓢，你把它貼身而戴，千萬別讓任何人看到……

慶珠：這種寶物二哥是怎麼得到的？

戈肅：妳先別問，程叔若是沒拿出另一片之前，妳也別拿出來，直到洞房花燭夜的那晚……

慶珠：二哥，我不想要它，聽說它乃是一吉祥之物，還是二哥戴在身上，也許……

戈肅：（大聲）不許胡說（慶珠嚇楞）（稍頓）慶珠！不要怪我，二哥這就要上路了，如今家遭巨變為兄本不該獨活世上，

但是為了戈家的香火，才向聖上要了這塊玉，但妳要答應二哥，妳一旦生子，第二子要他姓戈，要他替戈家傳宗

接代。

慶珠：可是二哥……

戈肅：七妹，我這一走走死難卜，如果七妹不答應，愚兄是死不瞑目的……

慶珠：（哭）二哥別說了（戴上玉葫蘆瓢）小妹答應你就是了……（稍頓）但是我聽得程叔的語氣，好像並不是很想叫

我進門……

戈肅：七妹不要多心，程叔還不至於那樣，況且七妹被接來程府，全朝廷無人不知，連皇帝也知道，欺君罔上的罪名程

叔還擔待不起……

慶珠：往後的日子，小妹如何再能見到二哥？

戈肅：愚兄這一走我倆再無相見之日，七妹萬勿以我為念，妳自己也要保重……

慶珠：二哥，嗚……（程淵上）

程淵：賢姪，程叔已經跟兩個衙役講好了，你們三人先在我這兒小住數日再動身……

戈肅：程叔，萬萬不可，此乃違背聖旨。

程淵：怎麼？難道賢姪還不知兵部侍郎的特賜？

戈肅：兵部侍郎有先斬後奏的特賜。

程淵：好了，那就不用多說了，你先在客房歇息著，程叔自有主張。

慶珠：二哥，程叔說的對，你就先在此耽擱幾天，我兄妹倆久也沒有在一起了。

戈肅：（想了一下）好！那小姪就先打擾數日了。

程淵：那好極了（對外）來人呀（丫環福順左右分上）福順，先領戈大人到客房歇息……

戈肅：不忙，程叔，我要先同兩位差官交待幾句話。

程淵：他們兩個也早已安頓好了，但等起程之日，程叔自然喚他們來……

戈肅：但是小姪還有一重要東西存放在他們身上……

程淵：那是何物？（忽然自覺不該問而住口，稍頓）這樣，你先回房，程叔即刻喚他們過去。

戈肅：是，小姪遵命（福順領戈肅下）

程淵：慶珠，這次妳二哥到府上來，你們兄妹自可好好敲鼓，但是程叔仍不希望妳獨自在府中隨意走動。

慶珠：程叔明鑑，姪女今已雙目失明，若無人攙扶，恐是寸步難行……

程淵：啊！（半天說不上話來）哈哈！好好，好一張伶牙俐齒，看來我戈大哥可真調教出了一雙好兒女（稍頓）但是

慶珠，你別忘了，妳是程家未過門的兒媳婦，我想戈家的家規也是不准兒媳婦頂撞公婆。

慶珠：姪女不敢，往後程叔如何吩咐，姪女遵命就是……

程淵：（略為滿意）唔！唉！程叔這也都是為了妳的名節，妳想想，一個未出嫁的閨女到處亂闖成何體統？況且程叔這

裡常有外人來往，見著妳也是不妥。

慶珠：程叔教誨的是。

程淵：好了，妳先回房等妳二哥休息完畢我再差人喚妳（對丫環）帶戈小姐回房（慶珠施禮與丫環下）（啟平匆忙上）

啟平：舅舅，舅舅！

程淵：何事這樣慌張？

啟平：舅舅那兩個傢伙……

程淵：禁聲！（左右看了看）事情辦的怎麼樣？

啟平：（壓低了聲音）那兩個傢伙吭都沒吭一聲就躺在那兒了，賣藥的郎中說這種毒茶任何人喝下去不到半個時辰就沒有絲毫痛苦的到極樂世界，變鬼都不願尋仇……

程淵：好了，不要說了，你到底看了沒有？

啟平：看了（遞上一小破布包）但是除了這包破爛、再沒有別的東西了。

程淵：是嗎？（用懷疑的眼光看了看啟平，打開包一看，只見裡面有一小血衣）這是孩童的內衣（掉下一玉印）咦？（拾起看）唔！這是戈大哥的印，你真搜了他們的身？

啟平：是呀！還有幾塊銀子，我已經分給我手下了。

程淵：（一步一步的走向啟平）哦？我是怎麼跟你說的？

啟平：叫我把他們放倒就來告訴舅舅。

程淵：但是你在來告訴我之前，已經捷足先登的拿走了舅舅要的東西。

啟平：（驚嚇）我沒有……

程淵：（毫不放鬆又逼一步）沒有？你好大的膽子，居然在我府中殺人滅口。

啟平：啊！？是舅舅叫我放他們放倒的。

程淵：嘿！放倒就是害命嗎？

啟平：那現在大錯已犯，舅舅總不至於拿下自己外甥報官吧？

程淵：那也不見得，堂堂兵部侍郎府中鬧出兩條人命，想我一世英名，舅舅對你也只有稟公辦理了。

啟平：（一面退後一面問）舅舅，您這是說笑還是……

程淵：說笑？等你殺人償命之時，便知舅舅所言不虛！

啟平：哼！舅舅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程淵：好！今天我就叫你見識一下兵部侍郎怎麼與人治罪，來人呀！

福順：（○）大人，大人（上）大人不好了。

程淵：又是何事？

福順：大人，方才小的帶戈公子回客房，一進房就看見一個野和尚坐在榻上不下來，問他話又不答，小的只有把他綁來

見大人了（說著只見兩僕人帶一老僧進來，戈肅跟在其後上）就是這個野和尚！

戈肅：（看見那件血衣）程叔，小姪的東西怎麼在這裡？

程淵：那兩個衙役我已經打發他們回去了，我另外找了兩個程叔的親信，一路上對賢姪也有個照應。

戈肅：那怎麼可以……

程淵：賢姪但放得寬心，程叔自會為你做主（手拿血衣）這些是從那兩人手中取回，賢姪看看有無遺失什麼？（戈肅正要說什麼，程淵阻止，並有意無意看了啟平一眼）為叔處理完了這件事再同賢姪長談。

戈肅：是！

程淵：（對和尚）請問大師為何無故私闖民宅？

和尚：南無阿彌陀佛，老僧並非情願來至府上。

程淵：好極，並非情願？難道有人相逼於你？

和尚：非也，老衲來此只為取回佛祖之物。

程淵：你越說越玄，佛祖之物怎麼會在寒舍？

和尚：這原本佛家吉祥之物，自待贈予有緣人，但強奪盜取歸為己有者，必招殺身之禍。

程淵：大師在此一派胡言，別說我這兒沒這種佛祖之物，若真如閣下所言此物正在寒舍，那必非強奪盜取而來，自然不必擔心有何殺身之禍。

和尚：施主不必強辯，只要現在交出此物，施主仍可免去那無妄之災。

程淵：（氣極）你這出家人真是我生平僅見，私闖民宅胡言亂語，又以性命要脅本人，我先問你，你可知道此處所在？

和尚：此處乃當今朝廷重臣兵部侍郎程大人府上，但仍不可留下佛祖之物。

福順：野和尚胡說什麼？（說著要去打和尚）

程淵：住手，退下（轉向和尚）請問大師如何稱乎？

和尚：老僧若愚。

程淵：若愚大師，方才你口口聲聲說佛祖之物，你能否告知到底是何物？

和尚：只要老衲說出此物，必然平白犧牲數人性命，但施主執意要聽，便請退下衆人……

戈肅：程叔，可否允許小姪向若愚大師問幾句話？

程淵：（很快阻止）休急，程叔問完了，賢姪再問不遲。

和尚：請問這位施主是不是戈大人？

戈肅：咦？不錯，莫非大師識得在下？

和尚：老衲這次重返紅塵就是為了化解施主一劫。

戈肅：啊！？

和尚：但等躲過此劫，施主可至嵩山母子峰尋找老衲之師傅無幻大師……

啟平：還是由我來替你這野和尚超渡吧（說完找劍欲刺）

程淵：住手！此處豈是你行兇的所在？

啟平：可是我實在不懂，舅舅大可不必對一個野和尚低聲下氣的。

程淵：有舅舅在此，那有你說話的份兒？還不退回自己房間？

戈肅：（識相的）程叔，小姪這也回房歇息（說完轉身就走，衆人也跟下，片刻廳內只剩程淵同和尚）

程淵：好了，現在請大師明說吧！

和尚：施主可記得翠雲？

程淵：（大驚）啊？！什麼？翠雲？

和尚：二十年啦！我想施主不至於忘記那風塵女子吧？

程淵：（低頭）不錯，我記得，是我負了她！

和尚：施主非但負了她的一片痴情，並謀害了她的性命，更在她身上盜取了佛祖之物——玉葫蘆瓢！

程淵：你……你是誰？

和尚：老衲若愚，翠雲是我妹妹！

程淵：啊？！（稍頓，漸漸回復陰沉）好，這麼說你是來報仇的嘍？

和尚：南無阿彌陀佛，老衲自幼出家，早已看破紅塵，這次只為收回佛祖之物而來，至於施主這有罪之身，自另有人來

索取。

程淵：啊？！

（落幕）

第一幕第二場

景——同前

人物——單啟平、僕人甲乙、戈肅、福順、程淵、秋菊、程慶珠。

△幕啟

啟平：平日我都白養你們了，這點小事都辦不妥！

僕甲：單少爺，不是小的不賣力，實在是老爺把寶貝放在那裡不容易知道……

僕乙：這可一點不假……

啟平：混蛋！平時不都是你們倆服侍老爺的嗎？他脖子上掛的什麼你們會不知道？

僕甲：單少爺請息怒，平日只有福順哥一人侍候老爺起居，小的倆根本近不了身。

啟平：那平日老爺把心愛之物放在那裡你們也不知道？

僕甲：我們實在不知。

啟平：都是些廢物，好了，退下吧（兩人下、僕甲轉回）

僕甲：但是單少爺若能把福順哥那兒打點好、事情準成。

（啟平：這還用你廢話！（戈肅帶枷上）

戈肅：咦？啟平弟也在這？

啟平：噢！戈兄來了，小弟正在這裡教訓下人呢！

戈肅：剛才有人告訴我程叔有事喚我、程叔在嗎？

啟平：小弟不太清楚，不過剛剛舅舅好像吩咐說戈兄今天要起程南海。

戈肅：唔！我已在程叔這裡住了五天，太打擾了，其實前幾日我就該動身的。

啟平：戈兄說這話就太見外了，那一日小弟與戈兄一夜長談真是受益非淺，從那一夜起小弟才瞭解世界之大、戈兄博學

之廣令人敬佩，以往小弟都枉費了少年時光，真是太慚愧了……（程淵由福順陪上）

戈肅：程叔！

僕人：老爺！

啟平：舅舅！

程淵：（有意看了僕人一眼）唔！賢姪這些日子過還慣嗎？

戈肅：這些日子多蒙程叔的款待，而且使小姪能與七妹暢敘手足之情，都令小姪永銘在心，打擾之處尚望見諒。

程淵：賢姪再講這些，愚叔就要生氣啦！

戈肅：小姪遵命，不知可否請七妹出來一見？

程淵：愚叔已經跟慶珠說了，我想她即刻就會來（稍頓）噢！你此去上下都需要打點，愚叔已經拿了一百兩銀子叫兩個

衙役帶去，以免賢姪受苦……

戈肅：多謝程叔費神（秋菊扶著慶珠上）

秋菊：老爺，戈小姐來了。

程淵：唔！

慶珠：程叔，二哥在那裡？

戈肅：七妹，為兄在此（走向慶珠）

慶珠：（流淚摸著戈肅的臉）二哥，聽程叔說你要走了，不知什麼時候再能回來？（眾人識趣下）

戈肅：愚兄大概這一輩子不回来了。

慶珠：嗚……我就知道，我早有預感，我與二哥這一別將成永訣……（哭）

戈肅：七妹、別哭，把二哥心都哭亂了，來！二哥問妳幾句話（稍頓）程叔有沒有把另一片玉葫蘆瓢給妳戴上？

慶珠：如果戴上了我眼睛也早該看得見了……

戈肅：說的也是，但妳看過他的那一片嗎？

慶珠：程叔沒提，但我想總有一天程叔會給我吧？

戈肅：但願如此，為兄怕的是非但他不給妳另一片、他還要謀奪妳身上的那一片……

慶珠：我想還不至於這樣吧？

戈肅：七妹，程叔這個宅子每人都古怪透了，妳現在聽清楚了，程叔沒有拿出另一片之前、千萬別說妳身上也有一片，

如果他問起，妳就說被為兄已帶走了。

慶珠：可是二哥……

戈肅：七妹要記住，不要出自己房門，就算程叔喚妳、也要有丫環相陪……

慶珠：二哥的意思是程叔他……

戈肅：這幾日為兄的觀察，程叔……（程淵上）

程淵：可以上路了，衙役已經把賢姪的行李準備好、正在大廳等候。

戈肅：是，小姪馬上就走，七妹，為兄去了。

慶珠：（哭）二哥，小妹送你一程……

戈肅：妹妹（悲從中來）妳……妳還是留步吧（轉身下）

慶珠：哥哥……（欲追）

程淵：慶珠！（慶珠止步）

慶珠：是的，程叔有何吩咐？

程淵：妳也不要太過悲傷，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

慶珠：是。

程淵：以後這就是妳的家，治好了妳的眼疾，愚叔自然做主為妳完婚。

慶珠：一切請程叔做主。

程淵：好了，妳回房吧！（慶珠施禮動身，但走相反的方向）來人呀！（慶珠停步、秋菊上）我告訴你們好幾遍了，戈

小姐身子不便，要妳們隨時侍候左右。

丫環：是，老爺（匆忙扶慶珠下）

啟平：（O.S）舅舅、舅舅（上）

程淵：何事？

啟平：舅舅、那個野和尚又回來了。

程淵：啊？你你……你不是已經將他趕走了嗎？

啟平：但是他曾說佛祖之物沒有取回，他會再來的。

程淵：你也真是，連個和尚也對付不了。

啟平：舅舅要是能對付、為何又叫平兒去對付呢？

程淵：（大怒）你說什麼？

啟平：其實也沒什麼，那天依平兒之意乾脆把那野和尚做了、但不知為什麼舅舅就是不肯！

程淵：怎麼？連舅舅的話你也不聽了嗎？

啟平：平兒那敢？但分明舅舅有什麼把柄落在那野和尚手裡。

程淵：舅舅一生為人光明磊落、能有什麼把柄？

啟平：那也不見得吧？為什麼舅舅叫我害了那兩名衙役？

程淵：誰說的？我只是叫你搜他們身體，並沒叫你害命！

啟平：但是舅舅差了兩名親信偽扮衙役押解戈肅，你的用意連三歲孩童也不難看出……

程淵：那也不過是想叫親信多照顧於他一些……

啟平：舅舅真會照顧，你只是想叫他們在前山頭的半里坡把戈肅滅口、再取他身上的寶物……

程淵：你胡說什麼？戈家產業全部充公，那來什麼寶物？

啟平：哼！如果我猜的不錯，舅舅要的寶物也正是那和尚口中的佛祖之物。

程淵：你是聰明人，不難想像如果寶物在我手中、為何我又要從戈肅手中奪取？

啟平：（大笑）舅舅呀舅舅，難道真要我說明嗎？你身上有片玉葫蘆瓢，而戈肅身上也有一片，這兩片合而為一、是價值連城的不老仙丹。

程淵：（也大笑）你大概是中了那和尚的離間之計。

啟平：那和尚見了我就像啞巴一樣，什麼也不肯說，我見他無用又恐怕他在外面走漏消息，所以我代勞把他送上了西天……

程淵：可是你剛才說他又回來了……

啟平：（得意大笑）堂堂兵部侍郎居然不解聲東擊西的圈套？

程淵：好！我認栽了、你想怎地？

啟平：今天本少爺少不得要「大義滅親」了。

程淵：你你……你說什麼？你可知道這是何處所在？（稍頓）來人呀！（啟平只笑而不答，片刻福順與兩僕人分上）你們來的正好，快把他拿下（但衆人未有任何行動）福順……

程淵：你你……你說什麼？你可知道這是何處所在？（稍頓）來人呀！（啟平只笑而不答，片刻福順與兩僕人分上）你們來的正好，快把他拿下（但衆人未有任何行動）福順……

程淵：你你……你說什麼？你可知道這是何處所在？（稍頓）來人呀！（啟平只笑而不答，片刻福順與兩僕人分上）你們來的正好，快把他拿下（但衆人未有任何行動）福順……

程淵：你你……你說什麼？你可知道這是何處所在？（稍頓）來人呀！（啟平只笑而不答，片刻福順與兩僕人分上）你們來的正好，快把他拿下（但衆人未有任何行動）福順……

程淵：你你……你說什麼？你可知道這是何處所在？（稍頓）來人呀！（啟平只笑而不答，片刻福順與兩僕人分上）你們來的正好，快把他拿下（但衆人未有任何行動）福順……

程淵：你你……你說什麼？你可知道這是何處所在？（稍頓）來人呀！（啟平只笑而不答，片刻福順與兩僕人分上）你們來的正好，快把他拿下（但衆人未有任何行動）福順……

程淵：你你……你說什麼？你可知道這是何處所在？（稍頓）來人呀！（啟平只笑而不答，片刻福順與兩僕人分上）你們來的正好，快把他拿下（但衆人未有任何行動）福順……

程淵：你你……你說什麼？你可知道這是何處所在？（稍頓）來人呀！（啟平只笑而不答，片刻福順與兩僕人分上）你們來的正好，快把他拿下（但衆人未有任何行動）福順……

程淵：你你……你說什麼？你可知道這是何處所在？（稍頓）來人呀！（啟平只笑而不答，片刻福順與兩僕人分上）你們來的正好，快把他拿下（但衆人未有任何行動）福順……

福順：老爺，小的不敢（嘴說不敢，卻走到程淵後面，突然抱住程淵）

程淵：你這是幹什麼？

啟平：（拔出寶劍）單老爺要大開殺戒了（一劍把程淵刺死，程淵倒地）啊！！舅舅，舅舅！（再撫屍大慟哭了起來）

呀！舅舅，平兒太對不起你了（說著從程淵小腿上扯下一片玉葫蘆瓢，舉起它很悲忿的說……）都是為了這鬼東西，我恨，我好恨（但仍把它放入懷中）嗚……嗚（稍頓，眼淚還在臉上，變臉）王九他倆結果了戈肅也該回來了……（稍頓）福順，你們先去接應他們，這裡我來善後（三人下）

慶珠：（O.S）程叔，程叔，秋菊（上）你們都在那兒（慢慢走至程淵屍體邊，啟平一邊看著）秋菊呀！（突然啟平摸

一下慶珠的手）唉呀！什麼人？

啟平：賢妹，正是愚兄康威，妳未來的夫婿。

慶珠：噢！原來是康威兄，他們、人呢？

啟平：為兄不知。

慶珠：那我還是先回房去了（轉身欲走，但被啟平一把抓住）

啟平：賢妹行動不便，愚兄送你回房（但被慶珠掙脫）

慶珠：男女授受不親，尚望康威兄放莊重些。

啟平：其實有什麼關係，早晚咱倆也是夫妻。

慶珠：你怎麼說出這種話來，你到底是誰？

啟平：為兄正是康威，現在愚兄要與妳共成好事。

慶珠：（開始敷衍）你不是胸口疼嗎？為何不先休息？

啟平：（淫笑）得了小妹的安慰，愚兄的毛病自然痊癒。

慶珠：你這無恥之徒！（退後但程淵屍體把她拌倒，啟平一步步逼近）

啟平：愚兄不是說了嗎？這只是早晚之差（正要再進一步，滿身血的戈肅上）

戈肅：住手！你這無恥卑鄙小人，我殺了你（但啟平把長劍迅速抵住了慶珠胸前）

啟平：你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刺下去（戈肅果然不敢再往前走）

慶珠：二哥你怎麼又回來啦？

戈肅：那兩個人要殺害為兄，卻被愚兄所殺，我不放心妳，正要回來救妳出去，沒想到叫我碰上這個禽獸，七妹，妳沒事吧？

慶珠：我沒事，二哥（說著就要跑去找戈肅，但因看不見，身子插到啟平的劍鋒，啟平也嚇住了……）

戈肅：七妹，呀！七妹（慶珠倒地，啟平趁機逃出門外，戈肅本欲近）

慶珠：二哥（戈肅回來用刑枷扶著慶珠、慶珠扯下玉葫蘆瓢遞給戈肅）二哥，看來這玉葫蘆乃不祥之物！（說完死去）
戈肅：（仰天長嘯）七妹呀，七妹——

（落幕）

第二幕未啟幕前的大幕外，爺爺仍躺在搖椅上，但似乎在閉目養神。

雯雯：啊！這個故事太悲了！

斑斑：噢？這個故事好像還沒完呢！

雯雯：對呀！那戈肅有沒有到嵩山的母子峰？噢？爺爺你怎麼裝睡呢？快點嘛！

斑斑：對嘛！怎麼沒有下文了呢？喂！爺爺醒醒好不好？

雯雯：快點嘛！爺爺最會吊人胃口了。

爺爺：（慢慢睜開了眼睛，好像大夢初醒一樣）喔！說到哪兒啦？

雯雯：不來啦！爺爺又裝傻。

斑斑：那單啟平殺了戈慶珠逃出程淵的家……

爺爺：唔！從此這一片玉葫蘆隨著單啟平失蹤了。

斑斑：但是還有戈肅的那一片呢？

爺爺：另一片也沒再出現，直到了清朝末年，革命黨怎麼也攻打不下漢口，那時漢口總督是袁世凱手下一元大將端方……

雯雯：這跟玉葫蘆有什麼關係呢？

斑斑：好啦！好啦！要妳多嘴！

爺爺：（瞪了雯雯一眼）端方的朝珠當中，就掛著一片玉葫蘆瓢……

雯雯：啊！

爺爺：（又閉上了眼睛）這天也合該有事……（斑斑雯雯氣都不敢喘的聽著）在漢口的一家喜來居客棧……

第二幕第一場

景——舞台中是樓梯直通樓上走廊，左右各有三間客房，樓上走廊下面左右各有一間房間，左間外面有一櫃枱，櫃枱邊有各種酒罐、右間觀衆可以看到屋內，除一張床、一把椅，還有一小桌子，上面置有茶具、舞台前有四張方桌，周圍都有長板凳。

人物——陳才、小桃紅、曲老實、曲妻、廖世歡、鐵一錚、王秀娟、藍衣仁、朱劍青、酒肉和尚、丁永豪、差官兩人、男房客三人。

啟幕，舞台全黑，突然——

有人叫：有賊！捉賊呀……（五秋鐘後掌櫃曲老實撐著油燈曲妻跟在其後由左邊的房門出來到舞台中間往樓上看，舞台燈亮，部份房客也探出頭來看）

陳才：（急促的下樓）喂！老板，你們開的是黑店呀！

老實：這位客官怎麼這麼說話呢？

陳才：怎麼不是？我一整箱的珠寶都被人偷走了。

老實：咦？你到漢口帶那麼多珠寶來幹什麼？

陳才：咦？我是做珠寶生意的，我不帶珠寶，還帶你嗎？

曲妻：唉呀！你窮問沒用的話幹什麼？還不到他房間看看去（老實正要動身上樓）

陳才：喂！你幹什麼？

老實：我總得到你房間看看呀……

陳才：不用看了，我那珠寶箱都當枕頭來枕的，剛剛我只感到有人抽我箱子，一睜眼只聽聽的一聲，一個人影一晃就不

見了，我一摸頭下面，怪怪，那有我箱子？這次我枕的可是個真枕頭呀……

老實：喂！你睡的也太死了吧？箱子叫人掉了包還不知道呢！

陳才：你……

曲妻：老頭子、你瞎說什麼呀你……（房客廖世歡下樓）

世歡：喂喂喂，真的，我早就聽說近兩月漢口出現了個女飛賊，外號叫「一葉飄」她一向獨來獨往，小錢財她還不要，

專挑大戶下手，我看這位先生的珠寶箱是拿不回來啦……

陳才：（又叫又跳）他媽的「一夜嫖」我就得自認倒楣嘍？（陳才帶來宿夜的妓女小桃紅也伸出了頭）

小桃紅：（嗲聲嗲氣）真豈有此理，你們怎麼不去報官？

陳才：我的寶貝，可千萬不能報官，那些大官要起錢來比飛賊還兇，我現在那有錢給他們？（鐵一錚下樓）

一錚：喂！這件事非同小可，老板如果不報官，他本人也難脫偷竊之嫌。

老實：是呀！是呀！這位客官說的對。

曲妻：喂！老頭子，我看不合適吧？

一錚：咦？有什麼不合適？如果由這位先生自己報官，那打起官司來，老板也難逃知情不報之過，更難免開黑店賺橫財

之罪。

老實：好了，不要說了，我這就去（說完往外跑下）

一錚：各位都請回房了，不要再出來，等一下差官來了，我想每位也要問話的（有人已回房）各位還是請回吧！（自己

也回房) (片刻舞台上只剩下了曲妻，她左右看了一下，拿油燈進入舞台右邊一房間，王秀娟正假睡在床上)

曲妻：起來，起來，別裝了，妳當我不知道？

秀娟：什麼事兒嘛？大姐……

曲妻：樓上房客丟了珠寶箱，妳說，是不是妳偷的？

秀娟：真怪了，大姐，好事兒從來輪不到我，壞事兒嘛總找到我頭上……

曲妻：秀娟，從北京老家來的時候，妳可是答應我的，不給姐夫惹麻煩，怎麼？才一個月就弊不住，老毛病又犯啦？

秀娟：大姐——我根本沒拿人東西。

曲妻：沒拿？那人家珠寶箱自個飛啦？秀娟，這回妳要不拿出來就給我回北京去！

秀娟：虧了好我沒叫妳給我找婆家，胳膊肘淨往外彎。

曲妻：妳甭跟我瞎扯，東西呢？

秀娟：說真格的，我可沒偷他的，我只把珠寶箱跟枕頭掉個包，東西還在他房裡呢！

曲妻：把妳閒的吧！沒事兒妳惹這個嫌幹什麼？

秀娟：我只是看不慣這一對狗男女的那副德性。

曲妻：把妳燒的！人家德性又礙妳什麼啦？

秀娟：好啦！大姐，小妹下次不敢啦！大姐回房吧！那老傢伙這回兒怎麼沒聲音啦？八成他又找到東西啦！走！小妹這就送妳回房。

曲妻：(一面端著油燈，一面被拉著出房門)我真拿妳沒轍(突然見到鐵一錚趴在餐桌上，背上插著一把刀，剛死沒多久)……

秀娟：噓，別張揚，先幫我把他抬到我房間去(姐妹合力把他安置在房內，正要出房遇到了藍衣仁朱劍青)

衣仁：咦？出了人命就這麼了事啦？唔？一葉飄？

秀娟：你是什麼人？

衣仁：把燈照近點兒(曲妻照做)

秀娟：呀！師兄？你怎麼也到漢口來啦？

衣仁：(忍著笑)師父要我來清理門戶，他說妳在南方鬧得太不像話了。

秀娟：師兄，你知不知道我現在已經是名震四海的俠盜？

衣仁：俠盜？

秀娟：就是呀！我是劫富濟貧的飛賊。

衣仁：好了，別鬧，這位是革命同志朱劍青。

劍青：真是幸會，一葉飄的大名已經把每個貪官污吏嚇破了膽！

秀娟：（得意）豈敢、豈敢，噢！對了，這是我姐，這客棧也是她的（對曲妻）大姐妳先回房吧！

曲妻：可是妳屋裡還挺個死人呢！

秀娟：那妳在我屋裡守著那死人，我跟師兄他們到妳屋談談去……

曲妻：那……那怎麼成？

衣仁：王大姐，別怕，這個人是革命黨的叛徒，他是朝廷的眼線，是我下的手，我自會料理，不會連累王大姐的（曲妻回房）師妹，說真格的，我這一趟到漢口是有任務的。

秀娟：什麼任務？

衣仁：我的任務除了殺方才那個鐵一錚，還要殺死武漢總督端方。

秀娟：噢？

衣仁：所以我要吸收妳加入革命黨！

秀娟：得了，別扯我進去，我才不跟你們亂黨同流合污呢！而且你殺你的人跟我有什麼關係？

衣仁：我想妳不會不幫這個忙。

秀娟：師兄，你知道我是獨來獨往慣了的，我怎麼會聽你們「頭兒」的？

劍青：王女俠一看就是性情中人，難道見到了外強欺侮咱們中國妳無動於衷嗎？

秀娟：既然外國人欺負咱們，你們怎麼不去殺洋人？怎麼淨在中國人身上動腦筋？

劍青：王女俠應該知道，殺幾個洋人治標不治本，我們要先強國，革命黨屢攻漢口不下，都是因為端方當關，我們想借

妳的手殺那端總督……

秀娟：噫？你們亂黨多地是洋槍，為什麼要我替你們殺人？

衣仁：師妹，我先問妳，妳千里迢迢的到漢口為的什麼？

秀娟：你明知故問！

衣仁：當年師父給妳那片玉葫蘆瓢還在身上吧？

秀娟：不錯，我就是要從端方身上奪來湊成一對兒！

衣仁：現在機會來了，我們革命黨只想要他的命，妳只要他的玉葫蘆瓢，但是我們根本近不了端方身邊兒，而他最喜歡

聽「京韻大鼓」，自從上個月妳在喜來居客棧掛牌唱「大鼓」，早有人向他報告，他正預備明天到這兒來聽妳的「大鼓」……

秀娟：他身邊兒那麼多人，那麼多管兒槍，我一個人沒把握。

劍青：有我跟藍大哥接應。

秀娟：但事成之後，我又到那兒拿我的玉葫蘆瓢？

衣仁：怎麼？難道師妹不知道端方把它放在那兒？

秀娟：我上哪兒知道去？

劍青：就在他的朝珠上面。

秀娟：啊！

劍青：事成我們什麼都不碰，妳拿走妳要玉葫蘆瓢。

秀娟：好！那咱們一言為定！

酒肉：(O·S)一言為定是藉口，無憑無據是虛言。

秀娟：什麼人？(醉醺醺的)酒肉和尚上，後背掛著個大葫蘆

酒肉：是我，嘻嘻！有酒有肉的地方就有我……

秀娟：也不知道那來的野和尚！(出房門)

酒肉：(笑咪咪)人世難逢開口笑，苦什麼？佛祖叫我來收回失物！

劍青：你收你的失物，怎麼到這裡撒野？再不出去我要對你不客氣啦！(出房門)

衣仁：劍青不要莽撞，這位想必是位異人，(出房門)

酒肉：異人？我除了頭禿，我跟你沒兩樣。

劍青：你再說？

酒肉：榮華富貴眼前花，做什麼？(邊說邊走至大廳中間)喂！老板呢？小僧想要個上等房間。

秀娟：喂！我就是這兒的老板，房間住滿了。

酒肉：虛言折盡平生福，謊什麼？我是隨地而安，我就在這裡打個地鋪吧(說完就地一躺，但突然又坐起來)不對，我

還沒填肚子，小妞！(指秀娟)對！就妳，拿酒肉來！

秀娟：酒肉也賣光了。

酒肉：好嘛！可真巧！不過我可生冷不忌。

秀娟：我們這兒只剩下人肉包子了。

酒肉：咦？才過三寸成何物？饑什麼？什麼我也能將就。

秀娟：人肉包子的餡兒還沒剝(說著抽出一把刀就要砍)我這兒就要剝了……

酒肉：咦？欺人是禍饒人福，卜什麼？一旦無常萬事休，忙什麼？妳還想要那玉葫蘆瓢嗎？

衆人：啊！

酒肉：嘻嘻！也只有我才能辨出玉葫蘆的真假，把我殺了誰替你們辨真假？

衣仁：請教大師如何稱呼？

酒肉：人稱酒肉和尚的就是小僧。

衣仁：好，我想酒肉大師不會平白的幫咱們，事成大師想要點兒什麼？

酒肉：死後一文帶不去，求什麼？我一文也不要，只要連妳（指秀娟）身上的玉葫蘆瓢一齊叫我帶走就行啦！

衆人：啊！（突然有兩個帶長槍的士兵踢門進來，後面進來的是曲老實領著督辦丁永豪）

老實：大人，這就是小店（對樓上大聲）各位客官都請下來吧！丁督辦要辦案啦！（片刻房客都下來了，唯有陳才和小

桃紅仍躲在房內）

督辦：那個是那失主？

老實：他叫陳才，大概還在房內，待小的去叫他……

督辦：用不著啦！（扯了嗓門）陳才！（陳才房門打開，與小桃紅互相扶著慢吞吞的走下樓）快點兒！（把兩人嚇的差

點滾下樓）你叫陳才？

陳才：（發著抖）是……正是小民……我叫陳才。

督辦：是你丟了珠寶箱嗎？

陳才：是，噢！不是……

督辦：（大聲）什麼？

陳才：（嚇得幾乎哭出來）噢！本來以為叫「一葉飄」偷去了……

督辦：什麼？「一夜嫖」？唉喲！誰打我？他媽的、唉喲（用手摸著剛被花生米打過的臉）

陳才：本來以為掉了，其實是自己藏在床下面了，年紀大了忘了。

督辦：（還在找剛才是什麼人打他）你這不是要我們當差的嗎？

陳才：小的不敢、小的不敢（把早放在衣服裡面的兩錠金子拿出來）勞動了各位大人，這是一點小意思，孝敬各位的辛

勞……

督辦：唔！（很滿意的收下）這種勞師動衆的事兒最傷神，下回不能再鬧著玩兒啦！聽到沒有？

陳才：是是是！

督辦：（看看衆人）現在沒事兒了，不過現在誰都不能回房，我要一個個的問話，因為明天端總督要到這兒聽「大鼓」，

曲老板，從現在開始，你也甭接任何住店的了，尤其閒雜人等不可近這客棧五十步，否則格殺勿論！

酒肉：一生都是命安排，擺什麼？

督辦：（轉頭）誰說什麼？

酒肉：雙手捧上屎一團，臭人麼？

(落幕)

第二幕第二場

景——同上一場

時間——上一場的第二天

人物——小桃紅、陳方、廖世吹、林雲松、士兵甲乙丙丁、丁永豪、端方、酒肉和尚、曲老實、曲妻、王秀娟、朱劍青、藍衣仁、賴有成、房客數人。

啟幕，喜來居客棧大廳，每位演員都分坐四張桌子周圍，曲老實站在櫃檯裡面，曲妻進進出出忙活著招呼客人，酒肉和尚正喝著酒與兩士兵賭著錢么二三、四五六、豹子的吆喝著，小桃紅跟著珠寶箱的陳才正鬧著彘扭，樓梯的台階上正放著一個唱「大鼓」的鼓，舞台上獨缺朱劍青，王秀娟、藍衣仁。

小桃紅：說來說去都為了你，要不是你把珠寶箱東藏西放的，那會招來這麼多的官兵來？

陳方：（壓低了嗓子）喂！寶貝，誰能料得到會這樣呢？再說妳多跟我一天不是很好嗎？

小桃紅：（大聲）好個屁！本來今早就能回家的，我又可以賺多少錢？

陳方：好了，小桃紅，小聲一點……

小桃紅（更大聲）我偏要大聲，你這老殺千刀的不得好死……

陳方：好好好！我多付妳幾天的錢總可以了吧？

小桃紅：（聲音果然小了許多）真是不折不扣的守財奴！

世歡：（對另一房客林雲松）現在遇到了這件事，那裡也去不了。

雲松：（看看左右）好了，不要說了，反正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士兵甲：唉！不賭了，我錢都輸光了。

士兵乙：我這還有一點，要不要給你？

士兵甲：用不著給我，有多少也是輸。

士兵乙：說的也是，這野和尚透著古怪，說不定有詐。

酒肉：賭博之人無不精，要什麼？

士兵甲：要什麼？我看你是要老千！

士兵乙：你這六根不淨的野和尚，一定骰子裡面放了鉛。

酒肉：是非到底見分明，辯什麼？

士兵甲：喝！叫他贏了錢還受他消遣！

士兵乙：對！做了他（兩人一前一後的堵住酒肉）

酒肉：（大喊）喂！喂！不得了啦！出人命啦——（士兵丙上）

士兵丙：喂！丁督辦回來啦（三士兵站一排，丁永豪上，三人打千）

永豪：總督就要來了，快點準備好，你們幾個都給我提點兒神，眼珠子放亮，別讓閒雜人等近了總督的身。

士兵甲：啟稟督辦，小的方才正查出一個鬼鬼祟祟之徒。

永豪：噢？人呢？

士兵乙：（指酒肉）就是他，據小的調查，這個人是專門招搖撞騙的假和尚。

永豪：（轉身）怎麼又是你？

酒肉：冤冤相報幾時休，結什麼？

永豪：好，看來你真衝著我們來，你像是早算計好了的。

酒肉：世事如同棋一局，算什麼？（士兵丁上）

士兵丁：（高唱）總督駕到（永豪領四士兵惶恐站一排，餐館衆人也站了起來）

酒肉：補破遮寒暖即休，擺什麼？

永豪：（轉頭瞪了酒肉一眼）咱們還沒完！

酒肉：豈可人無得運時，急什麼？（端方由隨從陪上，丁永豪五人打千）

永豪：總督吉祥！

端方：唔！（剛一坐下）咦？怎麼這些人？

永豪：回總督的話，難得總督有這興緻聽「大鼓」，屬下特地找了些鄉親好友來共襄盛舉……

端方：唔！叫他們都座下。

永豪：聽到沒有？總督請各位坐下（衆人坐，片刻永豪抓住曲妻問）咦？總督也來了，快請王老板開鑼吧？

曲妻：好，我這就去叫她（下）

端方：丁督辦呀！

永豪：屬下在！

端方：最近除了革命黨外，還有什麼棘手的案子沒有？

永豪：回總督的話，自從總督到了漢口，真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端方：混蛋！媽個巴子的，到處是亂黨，怎麼還能國泰民安。

永豪：是是是，總督高見，但各處都人心惶惶，唯有漢口自有總督坐鎮，亂黨不敢來犯，要不然真是老虎嘴上拔毛……

端方：唔！（得意笑了，稍頓）不過聽說漢口還有很多無頭公案沒有破……

永豪：屬下倒不知……（曲妻上）

端方：督辦，這回兒你辦事太不力了，據說有個飛簷走壁的女飛賊——一夜嫖——哎喲（臉上被人用花生米打了一下）

永豪：哎喲！（也搗著臉，像這顆花生米打在自己臉上一樣，但這部不重要，因為他倆聽到許多掌聲，望眼過去，原來

千嬌百媚的五秀娟已出場）

端方：（沒命鼓掌）好！好呀（敢情這一輩子還沒見過這麼美的女人）好！好——

秀娟：（婀娜多姿的走至端方面前）喲——想必這位就是我們的端總督吧？

端方：唔！不錯！妳是——

永豪：總督，這位就是您朝思暮想的王秀娟王老板。

端方：啊！我說呢！一出場就有不同凡響的氣質，王老板，妳知道我今兒個可是特別來捧妳場的喲！（說著順勢抓住秀

娟手摸了摸）

秀娟：喲——那怎麼敢當呢，想我們粗人俗女的，那擔當得起總督的抬愛呢？（說著也順手在端方朝珠上的玉葫蘆瓢抓

了一把）

端方：早聽說王老板唱起「大鼓」韻味兒十足，今兒個一聽妳說話那就更信了八成兒。

秀娟：（撒嬌）唔——不來了，總督能移駕到這小地方看咱們，已經是多大的抬舉了，總督要是愛聽，趕明兒個奴家天

天唱給您聽。

端方：嘻嘻！（一把把秀娟抱入懷中）那敢情好，寶貝兒，總督不會虧待妳的，妳要什麼我給什麼！

秀娟：真的？我不要什麼，總督朝珠上頭有個像葫蘆似的小玩藝兒倒挺好玩兒，到時候能不能賞給了奴家？

端方：（楞了一下）唔——哈哈！不行，除了它，連我這條小命兒都可以給妳。

永豪：王老板，大伙兒都還等著聽妳唱呢！

端方：咦？督辦，別嚇著她了，寶貝兒，妳能不能為我唱一段兒？

秀娟：（施禮）奴家唱的不好，請總督指教！

端方：（又沒命的拍手）好，好呀！（秀娟在掌聲中來至鼓邊）

秀娟：（拿起棍子唱）崔鶯鶯那個巧妝扮呀！來到那個西廂，那個西廂呀！會她那個張生，那個張君瑞呀……（眾人聽

得如醉如痴，突然——）

老實：哎呀！不對勁（眾人都轉頭看他，連秀娟也停唱）怎麼沒看見那鐵先生？

曲妻：（接的快）噢！沒關係，他早上說出去辦點事兒！

老實：辦事？他房錢還沒結呢！

永豪：（衝至櫃枱）好呀！昨晚我才告訴你不准任何人離開喜來居，這可好，你竟敢抗命？（說完就要把老實抓出櫃枱）

端方：（站）慢著（對老實）你方才說的人姓鐵？

老實：是呀！他叫鐵一錚。

端方：唔！他一定出了意外，來人呀！把這對夫婦綁到總督府。（衆人正要動手）

秀娟：總督，他倆可是我姐跟姐夫，他們根本沒殺人呀！

永豪：哼！不打自招，誰說他們殺人啦？

秀娟：總督，你不是連命都肯給我嗎？

端方：王老板，此一時又彼一時也。

秀娟：彼一時我要你玉葫蘆瓢，此一時我想要你的命（說著抽出一把刀刺入端方胸膛，端方倒坐椅上，秀娟迅速奪下他

朝珠上的玉葫蘆瓢，衆官兵正欲動手，從秀娟房間跳出了手中握槍的朱劍青，藍衣仁）

衣仁：都不許動了，小心腦袋開花（革命同志賴有成上）

有成：喂！藍大哥，這裡不用待了，我們已攻下了漢口，端方逃回北京了。

劍青：啊！那這死的人不是端方？（酒肉很快從秀娟手中搶下玉葫蘆瓢）

秀娟：（追著搶）你找死！

酒肉：先讓我看看（秀娟停追）唉呀！這玉葫蘆瓢後頭沒有暗扣，也是假的……

衆人：啊！（落幕）

第三幕第一場

景——現在台北中上家庭客廳，有電話。

時間——現在台北。

人物——雯雯，斑斑，爺爺（伍大信）、王學文、伍志超、王婕、慈慧。

啟幕前的大幕外——

雯雯：怎麼總是殺來殺去？

斑斑：吔！第一個故事男生殺女生，第二個女生殺男生。

爺爺：唉！說也奇怪，每回玉葫蘆瓢和尚同時出現，就要有事，總有人丟命……

雯雯：這兩個故事雖然都是為了玉葫蘆瓢，但好像互相沒有什麼關係。

斑斑：就是嘛！搞了半天兩片玉葫蘆瓢根本沒有合在一起過……

雯雯：對嘛！真沒意思，如果能合在一起，也可以看看它有沒有那種妙用呀！
爺爺：但願有這麼一天！

斑斑：如果真有那麼一天，那真要成了東方夜譚了。

雯雯：對呀！這兩片都失傳了，怎麼可能還有這麼一天呢？

爺爺：那也不見得，其中有一片在抗戰時也出現過，但也是曇花一現，聽說是叫一個日本軍官帶回日本了……
雯雯：那另外一片呢？

爺爺：那另外一片就在……（突然門鈴響）斑斑去應門（斑斑下）也不知道誰來啦？

△幕啟，伍家現代式的客廳出現舞台上，搖椅不撤，爺爺雯雯仍在舞台上。

斑斑：（O·S）噢！王爺爺來啦？學文：（O·S）斑斑！爺爺在嗎？（爺爺聞聲站起）

斑斑：（O·S）在！王爺爺請進（斑斑，王學文上）

學文：大哥，沒出去呀？

大信：在家跟孩子瞎吹呢！怎麼？學文有事兒？（學文欲言又止）你們倆睡覺去吧！明兒個還要上學。

斑斑：爺爺忘啦？明天是星期日，不——上——學。

雯雯：爺爺不是答應我們等爸爸回來嗎？

大信：（看看牆上鐘，正指十點）你們爸爸起碼要十二點才能回來、聽話！都睡覺去……

雯雯：好嘛！爺爺，王爺爺晚安。

大信學文：好！晚安（雯雯斑斑很不情願下）

學文：大哥，志超不是說好了九點鐘要回來的嗎？

大信：晚飯的時候他打了個電話說要十二點才能回來。

學文：也不知道事情成了沒有？

大信：他說電話裡講不清楚，反正回來我自然會明白。

學文：大哥，我真是好緊張。

大信：其實沒什麼，你看我，這幾天我反而吃的飽睡的著。

學文：大哥比我強（稍頓）唉！四十年啦！咱們倆等的不就是這一天嗎？（大信點頭、稍頓）咦？咱們哥倆兒的那一片能不能再拿出來看看過個癮？

大信：（嘴說著，仍往保險箱走過去）你每來一趟就得看一遍，四十年來都叫你摸平啦！（保險箱拿出一小盒子遞給學文）

學文：還說我呢，東西在你家，每天都摸它幾回（從盒子裡拿出一片玉葫蘆瓢）我看呀，總有一天叫你摸丟了！

大信：（一把將它搶過去）拿來吧！你這話什麼意思？保險箱的號碼只有咱們倆知道，這四十年也沒丟呀？你要是懷疑我，我早晚有一大把它摔碎了，誰也甭要！

學文：哼！你摔呀！乾媽早看準你是個敗家子兒，到了台灣才把玉葫蘆瓢留給咱們倆，對於它，我可是也有主權的……大信：呸！主權？你有個屁主權，當年我媽看你要飯可憐又跟她同姓，才收你做乾兒子的，你還臭美呢！呸！

學文：我臭美？女飛賊生的兒子又能強到哪兒去？

大信：你……好！你這大逆不道的混蛋，竟敢罵自己的乾媽？

學文：難道女飛賊還假了嗎？你倒覺得很光榮呀？

大信：我打死你這混蛋！（兩個老頭子扭打在一起，突然電話聲響，大信去接，沒好氣……）喂！什麼？……又是你，

我已經告訴你幾百遍了，不賣！不賣！不賣……對，多少錢也不賣……誰管你已經把整條巷子買下來了，對，只有我的古董店不賣……那是你的事……（學文把玉葫蘆瓢放進保險箱）

學文：喂！你看清楚啦？我又放回去了（又大聲提醒一遍）喂！你看到啦？

大信：（仍對電話）好了，你一定要問個價錢，那你就出兩千萬台幣，外加一片玉葫蘆瓢，你知道是什麼瓢嗎？……對，

就是我在報上登的要高價收購的那個玉葫蘆瓢……那當然啦！只要這兩樣全了，我沒有理由不賣。（掛電話）

學文：喂！大哥你瘋啦？這古董店我也有一半股份，你怎麼能沒跟我商量就要賣房子給那日本人呢？再說你難道忘了八年抗戰的國恨家仇嗎？

大信：咦？你沒聽我說嗎？我給他出了個難題，他到哪兒去弄玉葫蘆瓢？

學文：萬一他弄到了一個呢？

大信：可能嗎？我們等了四十年都沒等到另一個，他上哪兒弄去？何況志超這趙到台南已經有眉目了，你等著聽好消息吧……

（突然有人用鑰匙開門聲，大信學文都往外看，只見志超帶進一個三十歲左右土裡土氣的女人上，但大信學文都楞住了，因這女人長的太像王秀娟了）

志超：爸、大叔，我回來了，咦？喔！我給你們介紹，這位是剛從大陸來的王婕，這是家父，這是王大叔。

學文：妳姊……妳也姓王？

大信：妳府上是……

王婕：我家在北京（標準京片子）

學文大信：北京？

王婕：怎麼啦？

學文：太傻了（稍頓）請問妳是怎麼來台灣的？

王婕：我是來投親的，我爸爸姑姑都在這兒，

大信：噢！原來這麼回事兒……

志超：爸，王小姐從大陸還帶來了一片玉葫蘆瓢。

學文大信：啊！快看看。（老超從手提箱裡拿出一手飾盒）

學文：（很識貨的）咦？這手飾盒好像台灣做的。

志超：大叔，這盒子是我帶去的，本來東西卻是一直掛在王小姐脖子上的。

大信：（迎著燈光看）好！（聲音有點發抖）葫蘆嘴是白的（學文點頭）葫蘆底呈黃色，葫蘆身是暗紅的……

學文：（一把搶過去）唔！（用袖子擦了看，看了又擦）是古玉雕而成，很重要的，是後面有一個暗扣（手中把玩）唔！

入手溫暖……

大信：（又搶了過去）什麼入手溫暖，那是你擦的……（又看了片刻）說吧！妳要多少錢才能出手？

王婕：（猶豫）唔……我要十萬塊……

大信學文：啊！十萬？……

王婕：（很急）那七萬也成……（兩老人對望一眼）

大信：（稍頓）好了，讓我考慮一下，如果王小姐信得過我，我就它先放在我這兒，只要我請專家鑑定它是真的，七萬

塊一個子兒也不少給妳的……

王婕：它假不了……但是你把它拿去了，到時候兒來個不認帳，我找誰要去？

志超：妳放心吧！我們不會賴妳的……

學文：喂！志超別說了，王小姐的願慮也是對的，大哥，就勞你駕開個收據吧！（大信照做）咱們先小人後君子，收據

拿到手妳就請回吧！

王婕：咦？你這個人怎麼這麼說話？我是個外來的人，這麼晚了能回到哪兒去？我把這麼貴重的東西留在你們這兒，你

們只憑三言兩語就把我打發啦？

大信：難道妳現在就要錢？

王婕：我可沒有像你們那樣兒不講理，但是我總認為我該拿到了錢再走，叫我這麼個單身女的住哪兒去？你們台灣勁說

大陸，我看你們呀，才最沒人情味兒呢！

學文：好！這麼辦！妳就先住在這兒幾天……

大信：喂！你可倒答應的痛快，這可不是你家，是不？我跟志超是兩個男的，帶兩小孩兒，她一個女的住進來總不太妥

吧？

學文：那你說她能住哪兒呢？自從老婆去了就剩下我這麼個糟老頭子，也不能安置她跟我住吧？

志超：爸，你們不要爭了，都這麼晚了，而且客房也空著，不如叫她先住下來，明天就叫裴樂本看看東西真假……

王婕：賠了本？你們買了我的傳家之寶能賠本兒？

志超：王小姐請不要激動，裴先生是我父親古董店的一位師傅，他為了助人為快樂之本，才取名叫樂本。

王婕：我不管你們賠了本兒，還是賺了錢，就這麼不乾脆的性子我就受不了啦！把東西還給我，我不賣啦！

學文：喂喂喂！快別這樣，方才都是大哥鬧著玩兒的，他願意向妳道歉，志超，快幫王小姐提箱子，領她到客方去。

志超：（提起箱子）王小姐請吧！（兩人下，大信學文對望一眼，突然都衝至保險箱，匆忙又取出裡面原有的玉葫蘆瓢，

兩人試著把兩片的暗扣按在一起，但是怎麼扣也扣不上。）

大信：不對勁兒呀，怎麼按不上去呢？

學文：別急，別急，你要知道這兩片兒有五百年沒合在一塊兒啦……

大信：（又扣了一會）沒法子！（茶几上拿條橡皮筋）只有先用橡皮筋兒套上試試再說……

學文：（莫名其妙的咳嗽起來）咳咳！唉呀，我……咳咳、唉呀我好像感冒啦！快把玉葫蘆給我帶上，看看有什麼反應？

大信：我先試試（先把玉葫蘆掛上自己脖子，閉目不動，片刻）咳？學文，成功啦，我現在感到血壓正在下降，唔……

已經降到了我膝蓋……

學文：（拼命咳嗽）咳咳咳，大哥，快快……咳咳咳，我喘不上……氣來了……（大信馬上脫下給學文帶上，學文馬上

止咳，兩人掩不住的喜悅，門鈴響）

大信：咳？這麼晚了會是誰？（一面把學文脖子上的玉葫蘆脫下，一面走到保險箱把它放好）學文你去看去！（學文下，

稍後一個和尚隨學文上）

學文：大哥，是個和尚。

大信：啊！和尚！（音效傳出大信之聲，唉！每回玉葫蘆瓢跟和尚同時出現就會有事，就有人丟掉性命，突然驚嚇一身

汗）啊！和尚，和尚！你來幹什麼？我們這沒有佛祖的東西……

慈慧：小僧慈慧，是來府上化緣的。

大信：什麼？化緣？那有三更半夜化緣的？

慈慧：小僧信奉的是密宗黑教，專門在黑夜裡化緣，替衆生化解疑問，清除困擾……

大信：我們這裡沒有困擾，你走錯了家，而且我們都是虔誠的基督徒……

慈慧：我只是化緣，根本不和你們說佛經，我會測字看相，密宗尤其會看風水，等我看完了，你們願意給多少都可以。

學文：（與大信對望一眼）好！那妳可就這個屋子看看吧！（慈慧在客廳繞了一周）

慈慧：這客廳的擺飾不難看出主人的職業。

學文：什麼職業？

慈慧：應該說是生意人，這種生意一年難得上門一次，但上門一次能吃一年（學文大信互望一眼）這個屋子陽氣過重，陰氣不足，以至兩「屆」的女主人身體都很弱……

大信：喂！你說什麼？兩「輩」不是兩「屆」！

慈慧：（抬頭望）這條橫樑表示主人正在找東西，但是很長一段時間都找不到（指牆上）但是這裡正好有面鏡子，而且好像經人指點過上面有一根簫，這東西在最近會到手（學文大信瞪大了眼睛）但是若想永久保留這東西，主人最好在橫樑上掛條二十七寸長的紅絲帶……

學文：哇！你簡直是活神仙嘛！

大信：（拿出兩千元及一個名片）這是一點小意思，這是我的名片，有空也請到小店去看看。

慈慧：（看名片）呀！原來是承化古董店的老板，今天早上我就經過那裡了。

大信：噢？怎麼樣？

慈慧：請不要怪我直言，那個店門太小，錢不容易進去，它前面有個乾水溝，就像一個枯井，周圍靠它飲水的人都會枯

乾而死……（稍頓）而且大門正對後門，這在風水學上叫穿心箭，必死無疑……

大信：那那……那你的意思……

慈慧：這是個不吉祥的房屋。

學文：可是……

慈慧：這個房子一定快點賣出去。

學文：要是我們整修它呢？

慈慧：那也沒辦法！

大信：噢？你們密宗不是有很多解法嗎？

慈慧：唯一的解法是廉價出售，而且中國人又比較忌諱，最好把它賣給外國人。

大信學文：啊！

（落幕）

第二幕第二場

景——同上一場

時間——下午一點鐘

人物——伍大信、雯雯、斑斑、松田一龜、伍志超、王學文、王婕、慈慧、小林郎，日本隨從二人
幕啟，爺爺正與雯雯斑斑在客廳聊著。

雯雯：爸爸這個星期都在忙什麼？

斑斑：是呀！還忙什麼嘛？玉葫蘆瓢不是都弄齊了嗎？難道還有別的王葫蘆？

大信：小孩兒不要問大人的事。

雯雯：我本來也不想問的，可是上星期爸爸答應我們到花蓮玩的，怎麼反而帶王阿姨去了？

斑斑：對呀！錢都給她了，她幹嘛還住在我們家？

大信：你們哪知道？這段時間你們裴爺爺到大陸去了，也許這兩天才回來，在他沒看玉葫蘆瓢前，我們只給了王小姐一

半兒的錢……她錢沒拿全當然不會是……

斑斑：王阿姨帶來的那片玉葫蘆瓢不是已經試了嗎？

大信：我跟你們王爺爺也拿不準，總覺得有點兒怪（門鈴聲）有人來了，斑斑開門去（斑斑下，片刻領著日本人松田一

龜與三隨從上）

一龜：伍樣，你好嗎？

大信：沒災沒病的有什麼不好？別噓噓！乾脆點兒，你來幹什麼？

一龜：我當然是為了你那古董店……

大信：你最好打消這個念頭，就是打死我也不賣給你……

一龜：伍樣，不要這樣拒人於千里之外，店我是一定要買的，裡面的東西你都拿走，我給你一千萬……

大信：放屁，連房子我都不賣，裡面的古董更是沒人能動得了。

一龜：伍樣先不要生氣，請你聽我說完，我除了給你一千萬新台幣，外加一個大禮物……

大信：什麼禮物都引不起我興趣。

一龜：真的沒有你想要的東西？

大信：當然……

一龜：難道伍樣不想要玉葫蘆瓢了嗎？

大信雯雯斑斑：什麼？玉葫蘆瓢！

一龜：（回頭對兩隨從一點頭，一人拿出報紙包好的一千萬現鈔，另一人拿出一錦盒，打開裡面放有一玉葫蘆瓢）這些

都是伍樣在電話講好的條件，現在我都拿出來了，也請伍樣能實現你的諾言……

大信：噢？什麼諾言？（笑）我記得說的是兩千萬，好！你能不能先讓我看看東西的真假？

一龜：那是當然（向其中一隨從打眼色，隨從把錦盒送到大信面前，大信把玉葫蘆瓢就著燈光看了起來）

大信：嗯！仿的還真像，我差一點兒叫唬弄過去了……

一龜：這是我叫人在日本花一億日幣買的。這東西在我們生意人眼中連一頓飯的價值都沒有，但是在古董家手中卻是價

值連城……

大信：那我告訴你，你上當了，這個是假的……

一龜：應該不會假，我也花了一百萬日幣的保險費。

斑斑：哇塞！保險費都一百萬？

雯雯：唔！照他這麼說好像是真的喲！

大信：小孩子不許多嘴（稍頓）唔！一百萬的保險費，這麼說摔碎了你的一億日幣仍然拿得回來嗎？

一龜：是的，但是我很好奇，你說這是假的，何以見得？難道你見過真的？

大信：模仿的人也是個天才，他以為故意弄的很舊就像古董了，但是唯一的破綻是後面沒有個暗扣。

一龜：對不起，你跟我說這些我都不懂，我關心的是你賣不賣那棟房子？

大信：我也說句對不起，現在知道你花了一億日幣買的東西是假的，我更不想賣了。

一龜：咦？你這個怎麼不講信用？

大信：咦？你用假的东西來騙我，我也非常跟你一樣上當不可嗎？

一龜：誰說我是用假的东西來買你的房子，我是用一千萬台幣來買，玉葫蘆瓢只是附帶的一個條件，而且真假也不該由你自己

辨別……

大信：我先告訴你一件事，我找了大半輩子的玉葫蘆瓢，如果現在真的出現了，你想我能錯過這個機會嗎？為了讓你死

了這條心，也為了怕你拿它再去騙別人，我現在——就要把它摔碎！（說著高舉玉葫蘆瓢做勢要丟……一龜一個

隨從衝過去搶救，兩人在搶奪中隨從不填假髮掉了，原來竟是慈悲假扮……）好呀！原來是你，慈悲和尚（衝過

去把慈悲的假鬍子也拔了下來）

慈悲：我是痴呆裕次郎！

大信：（大笑）我不管你是假和尚還是真日本人，那天我還真叫你說的動了心，今天我明明知道玉葫蘆瓢是假的，本來

我仍然想賣我房子，現在你們的西洋鏡叫我揭穿了，我非但不賣房子了，這回兒我可真要摔碎它……

一龜：（衝來搶救）不可以，你摔破了就不值錢了（混亂中玉葫蘆瓢掉到地上，果真摔碎了）啊！（驚嚇）呀！我的玉

葫蘆瓢！我的……（呆住）

大信：咦？你愁什麼？不是一百萬的保險費嗎？哈哈！吹牛也該有個譜吧？

一龜：啊！！我的玉葫蘆瓢……（人已接近瘋狂）你賠我的玉葫蘆瓢……（衝去揪住大信衣領）

斑斑：（拿起電話）你，你再不放手我就要打電話報警了……（雙方正僵持不下，一龜助手小林郎上）

小林：對不起，剛剛接到東京株式會社的長途電話，老板叫你回日本。

一龜：為什麼？

小林：我也不清楚，好像我們所有的股票今天早上都大跌，反正他叫你先回去。

一龜：啊！（稍頓、向慈悲一打眼色，慈悲把地上的碎玉收起來包好）好！伍樣，我們還沒完，你等我再來討回去……

（帶衆人下）

大信：（得意大笑）誰說日本人兇悍？碰到了我也只有傻眼的份兒……哈哈，還想唬我？門兒都沒有！

雯雯：爺爺，我好怕喲，我們還是搬家吧！說不定他們會再來找麻煩……

斑斑：喂！妳不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好不好？

雯雯：聽說他們日本的黑社會比台灣地痞流氓還厲害吔！

大信：孩子們別怕，台灣是個法治的國家，外國人還不敢到咱們這兒撒野，就算他們來了，嘿！八年抗戰我又不是沒

殺過日本人？……

學文：（O·S）咦？門沒關，有人在嗎？（匆忙上）大哥，志超呢？

大信：跟王小姐出去玩兒了，怎麼啦？

學文：大哥你知道不！王婕那天拿來的玉葫蘆瓢是假的。

大信：咦？你怎麼知道？那天說它真的是你，現在講它假的也是你……

學文：大哥，你先聽我說……裴樂本昨晚回來了。

大信：噢？你拿王婕那片兒給老裴看啦？

學文：沒有，但是今早他看到真的了。

大信：廢話！我們那片兒他早看了二十年啦！

學文：不是呀！是另一片兒真的呀！

大信：你說什麼呀？

學文：今早有個日本人帶群人到老裴店裡去，請他辨認真假。

斑斑：裴爺爺會看假日本人或真日本人嗎？

大信：（兇）多嘴！（斑斑伸舌頭，稍頓）那結果呢？

學文：當然那日本拿的是真的，雖然他的背後沒有暗扣，但是老裴說那是因為年數久了把它磨平了……

大信：那……那還等什麼？問他賣不賣？

學文：還沒等老裴開口，人家丟下了一萬塊錢，拿了証明拍拍屁股走了。

大信：那……他去哪兒啦！

學文：老裴沒說，再說他又不能拉著人家，不讓人走！

大信：也不知道那個日本人長的什麼樣兒？（電話聲）

斑斑：（接電話）喂……在，請裴爺爺等一等，爺爺，電話。

大信：（接電話）喂，唔……他告訴我了，那日本人是個什麼樣兒？……那你不是開了個証明嗎？……給什麼人的呢？……啊？松田一龜？呀！（一頭昏倒在沙發上，衆人來扶）

學文：（拿起電話）喂，老裴呀，大哥昏過去啦，有什麼事兒我再打電話給你吧！（掛電話、搖大信）大哥，大哥你是醒醒呀，你怎麼啦？

雯雯：爺爺、爺爺……

斑斑：王爺爺，日本人拿的那個玉葫蘆瓢被爺爺摔碎了。

學文：啊！這是怎麼回事兒？

大信：（已漸漸醒來）學文……唉！甭提我有多窩囊了，假的當成寶，真的當做假，到頭來一場空……唉！記得媽跟咱們講的那個酒肉和尚吧？他不是說了嗎？世事就像棋一局，寶物自贈有緣人，唉！緣——強求不來的。

學文：大哥別難過了，咱們哥兒倆都七十好幾的了，我這幾天也看開了，這世上再有值得留戀的，也終有走完的一天，那酒肉和尚不也說了嗎？一生都是命安排，爭什麼？難道咱們倆還真想長生不老嗎？……

（舞台上衆人無聲片刻，突然——）

志超：（O·S）咦？門沒鎖……（與王婕上）

王婕：王爺爺，伍大爺，我們回來啦！

大信：（沒好氣）妳回來啦？妳當這兒是妳家呀？

志超：現在還不是，但不用太久就是了。大信：（疑惑）什麼意思？

志超：爸！我想和王婕結婚啦！

衆人：啊！什麼？結婚？

志超：是呀（拉著王婕的手）唔，我愛她，她也愛我……

雯雯：哎喲——好噁心喲——

斑斑：那王阿姨要變成我的新媽媽嘍？

志超：唔！我們本來要過兩天才回來，但是我實在等不及要回來告訴大家這個好消息。

雯雯：對於我，這是個壞消息。

斑斑：吔！這怎麼是好消息嘛！

志超：咦？你們不是告訴我，你們一直想再有個媽媽嘛？

斑斑：可是……

大信：（大聲）我不准！

志超：噢？為什麼？

大信：不准就是不准！

志超：怎麼我結婚全家都反對？

學文：志超，我想關鍵還是在王小姐身上，你問問她自然明白。

王婕：我明白了（稍頓）我願為我那天的態度道歉……

志超：那件事第二天妳不是已經道歉了嗎？

大信：志超，你要是孝順，你要是想叫我多活幾年，就把她送回台南去！

志超：（對王婕）對不對？我就說嘛，我們這一輩最苦，我們要當老式的兒女，卻是新式的父母，連婚姻都要聽命於父

親同子女的……

大信：混蛋！叫你孝順，委屈你了是不是？

志超：那怎麼會呢？爸爸，你不是一直叫我再娶嗎？這麼多年都沒有合適的，現在我遇到了我能相愛的對象，你們應該

為我高興，你們不知道，王婕是多麼好的女孩子，她純潔的就像一張白紙……

大信：他是白紙，你就是白痴……

王婕：伍大爺為什麼這樣說我呢？

學文：噢？我大哥說妳什麼啦？他在教訓兒子，妳少跟著起勁兒！

王婕：噢？人家家務事兒，你又跟著起什麼勁兒？

學文：哼！就憑妳這付潑辣樣兒，志超娶了妳也只有吃苦的份兒。

王婕：哼！趕明兒個我成了伍家兒媳婦兒，哪兒涼快你往哪兒站去！

學文：真有那麼一天，我就站妳身邊兒，隨妳使喚……

大信：學文、別跟她嚙味了，我要是不答應她能怎麼的（勿、）？我就不信這年頭兒還有搶婚的！

王婕：你們說好玩兒不？我只嫁給伍志超，干你們什麼事兒、反正呢！你們先甬操心，我是嫁他嫁定啦！

大信：妳現在就給我出去！不要在我的家撒野……

志超：爸爸，你先不要生氣，讓我先跟她說說（稍頓）王婕，我爸爸要是不答應，我是不會娶妳的……

王婕：什麼？現在是什麼時代了，結婚還要父母之命？

學文：這跟時代扯不上關係，這是一種文化，當然啦，這種文化不包括妳，因為妳的文化已經經過了革命。

王婕：噢？罵人不用髒字兒，可真有文化，不錯，我是經過了文革，但是我們還不至於欺負個弱女子。

學文：喲！好個弱女子，人家不要，她還強迫人家娶她……

王婕：像你這個德性，在國內早該送去勞改了。

志超：（有點不高興）王婕，妳不要把大陸那一套拿出來好不好？

王婕：喔？你不愛我啦？

志超：這跟愛沒有關係，妳如果真愛我，也應該尊重我的家人，像妳這樣胡攪蠻纏，只能把事情弄的更糟！

王婕：（有點軟下來）誰叫他們先撩我的！

志超：王婕，妳先平靜下來（稍頓）不錯，好像大家都反對我們倆個人的婚姻，但是我也認為應該先了解他們反對的原
因，我必須和爸爸溝通，我們倆再商量、事情總會辦成的。

王婕：看電視，在立法院只有打，只有吵事情辦得才好。你不也教了我一句台灣話嗎？「愛拼才會贏」……

志超：王婕！……

王婕：（很委屈的想哭）好！我聽你的，現在開始我一句話也不說了。

志超：爸爸，你們反對總有個原因吧？

斑斑：（搶著說）她拿假的玉葫蘆瓢來騙爺爺……

志超：啊！真的？

大信：什麼真的，明明是假的。

志超：王婕，妳是真的拿假的到我們家當真的騙人嗎？

王婕：我……（忽然想起自己剛才說不講話，馬上摀住了嘴）

志超：沒關係，該說的還是要說。

王婕：（深深喘了口氣）什麼真的假的一大串兒，我帶來的可真的是祖傳之寶。

大信：喔？先說說妳老家是——

王婕：北京疙瘩角的世平大院兒。

大信：啊？那王致茂是妳——

王婕：是我爹。

大信：王執中？

王婕：我爺爺。

學文：王秀娟——

王婕：我姑奶奶。

衆人：啊！（舞台靜片刻）

學文：這可真是大水沖倒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一家人了。

大信：那妳那片兒玉葫蘆瓢——

王婕：我姑奶奶有一片兒，我爺爺就請人照樣兒做了五片兒，給了他五個兒子，我爹又把他的給了我，我從小就掛在脖子上，連紅衛兵操家的時候都沒發覺。

大信：唔！那妳爹還在台南？

王婕：不，他在北京。

大信：那妳那天說……

王婕：對不起，那是我騙你們的。

學文：我說嘛，照妳歲數也不對嘛！

王婕：前年我安排了倆兒六四學運領袖逃出來了，中央就開始抓我，我東借西湊的花了兩萬人民幣才逃到了香港，在那兒我又過不下去了，半年後我又偷渡到高雄，在個電子工廠打工，今年四月我還登報找我姑奶奶，沒想到台灣有那麼多的王秀娟，但是都太年輕，只有一位九十多歲的老太太，但是她滿嘴台灣話，我又聽不懂……

大信：沒想到妳還吃了不少苦。

志超：唔！直到妳看到高價收購玉葫蘆瓢的故事？

王婕：是呀！本來想能賣到十萬台幣，可以買張由台北經香港到北京的機票，又能把借人家的錢還了，還能剩點兒，沒想到……

大信：妳知道我是誰？

王婕：你是志超的爹！

大信：我是王秀娟的兒子。

王婕：啊！你……

學文：還不快叫表舅？

王婕：表舅……（稍頓）太好了，我終於找到了我親戚。

學文：可是方才我們叫妳罵的好苦……

王婕：那沒關係，我這兒就叩頭道歉（說著就下跪）表舅……不，我得改口，爸爸，對，爸爸請原諒兒媳婦兒的失禮……

大信：好了（扶王婕起來）往後都是一家人了，快別這樣兒！

學文：你們成了一家人我就得站在妳旁邊兒，隨時聽妳使喚。

志超：我已經跟王婕商量過了，她娘家的人又不在台灣，剛好大叔也姓王，我們婚禮，大叔可以做女方的主婚人。

學文：是不是？還是聽她使喚！

王婕：不，是我聽你的使喚！（眾人爆笑）

（落幕）